

意犹未尽

小院无花果

周彭庚文

老家小院里,长着一棵无花果。它是爸爸亲手栽种的。

那年春天,他从朋友家带回一根长约3寸、小手指粗的干树枝,插在小院的空地上。一年后,它已长得有一米多高,树冠像小雨伞样大。二年后,已有一人多高,树冠比乒乓球台还要大些。它长在前排房子的后墙沿下,大约是为了多得到点阳光的眷顾吧,它扭斜着身子往上长,但树干长到小孩腿粗时,就不再长了,只是拼命地扩展蓬松的树冠,几乎遮盖了半个院子。它不高大伟岸,也不婀娜多姿,但我很喜欢它,常常久久地站立在它身边,盯着它的变化。

冬末春初,乍暖还寒,经过风霜雨雪击打的无花果树柔嫩而光滑的枝条上,迫不及待地绽出细白的芽苞,不经意间,嫩芽变成了硕大的叶片,重重叠叠,绿得流油,而在叶片和枝桠的腋窝处,会先先后后冒出一颗颗圆圆的“翡翠”,透出淡淡的绿色,上面覆满粉白的茸毛。气温渐高,“翡翠”不断膨大,刚有弹珠大,转眼间就有乒乓球大。一天一个样的“圆球”,渗出香气,带给我许多的遐想。

不过,“翡翠”到了乒乓球大,“头”“尾”不长了,“肚子”膨胀,成了椭圆形。而且开始着意打扮,起初,薄薄的皮上露出淡淡的红丝,接着连成片,最后浓成深深的紫晕,仿佛涂抹了一层淡黑的胭脂。顶部也会塌陷一个圆圆的小口子,露出黄黄的瓢,伸出纤细的丝,顶着一粒粒比芝麻粒还要小得多的黑籽。每看到此,我就会喜笑颜开,嘴里禁不住渗出甜甜的汁液,无花果要熟了!

它每天只熟十几颗,绵延一个多月,让我细水长流,天天饱口福,吃得唇红齿白舌头发紫。不像其它果树,成熟时一哄而上,让人手忙脚乱,应接不暇,吃得口腻肚胀;三五天就蒂落果败,让人望树兴叹,望穿双眼待来年。

春去秋来,我到了不再紧盯无花果流口水的年龄,但我仍常盯着它——不管它是丰腴的果子挂满枝头,还是嫩蕊绿叶随风翩翩,甚或光秃枝条临风颤栗。其实,“无花果”是有花的,只不过藏而不露,尽量缩小身躯,不像常见的花,摇曳生姿的花瓣,炫人的色彩,发出招蜂引蝶的艳香。不图貌的美艳,不图色的绚丽,不图香的浓郁,无花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在结果上,只望果多,味甜,营养高。它真可算是花中君子。

前些年,小镇拆迁,正是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几个拆房、砍树的工人,被香甜的无花果所惑,想等果子吃完再动手。谁知这一等,就让它成了漏网之鱼,直到今天,仍挺立在幢幢高耸的楼房之间,真没想到,它凭自己的果实,拯救了自己,成为这块地唯一的“地标”。每次回老家,到曾居住的地方转转,虽已面目全非,但仍健在的无花果树,告诉我,这儿就是我的诞生之地,成长之地。望着它,我总会陷入沉思,想起消逝的一切,栽树的父亲,慈爱的母亲,亲密的哥哥姐姐,星散的邻居……



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孙瑜

生活故事

阳光洒在了母亲身上

谈永敏文

梅雨季节,久居养老院且长期卧床不起的母亲因全身浮肿,再一次被送进了岳阳医院ICU病房。经两周治疗后,母亲病情趋好,医生同意出院。

母亲年过九旬,身体状况持续走“下坡路”,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们提前为她办好了去附近“兰公馆护理院”的手续。中午时分,我们办出了院清单,又在急诊室大厅为母亲做了核酸检测,便拨打120电话,岂料预约号竟被排在长长的第50号“队伍”中。

我们左顾右盼,心急如焚,接话员也无奈地说明需要“耐心等待”。

忽然,妹妹提出,从岳阳医院到“兰公馆护理院”不过七八百米距离,与其焦急等待,不如趁这难得的好天气,向医院借用一下病床,把母亲推送去护理院。

真是一个好点子!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向急诊室预约台。语音刚落,值班员一口应允,并言明不须押金,只需留下身份证即可,还提醒我们千万要注意安全。这个短短的回复,温馨暖人。

我和妹妹戴好口罩,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推着妈妈的病床从医院“出发”。也许是天意,我们刚拐入甘河路人行道上时,太阳竟露出了久违的笑脸,温暖的阳光洒向母亲的脸庞。虽然母亲久病失语,但她眯缝的

双眼里仍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此刻,我们读懂了母亲的期待。3年前,母亲不慎摔跤后左腿骨折,继而引发多种老年性疾病,从此就一直瘫痪在养老院的病床上,靠呼吸机输氧维持生命。如今,母亲仿佛又“行走”在了马路上,感受着久违的阳光。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正前方的中山北一路,引来了众多行人的目光。路边一家正在装修门店的师傅怕惊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暂时停止了施工,等我们慢慢前行。

“兰公馆护理院”终于到了。医护人员把母亲推进病房后,摸了摸母亲白里透红的脸庞,再摸了摸盖在母亲身上暖暖的被子,赞赏地说:“你们兄妹俩让母亲晒了太阳,呼吸了新鲜空气,比吃补品还有效啊。”

我和妹妹也都是60多岁的老人了,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孝敬母亲,心里感到无比欣慰。

岁月悠悠

我的“文青”年代

刘翔文

我的“文青”时代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那时的年轻人个个喜欢文学,酷爱写作,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作家梦,甚至在征婚启事上也要“炫”一下“热爱文学”这四个字。文学青年,是那代青年身上一个特有的标签。

1979年,我正在上海市商业学校就读,虽然学的是财务会计专业,但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依然热衷于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在校团委支持下,我们这一届的3个班级均创办了自编油印文学刊物。我所在的财会781班创办的是《桑叶》,其他两个班级分别是《野草》和《音符》。取名《桑叶》,是借商业两字的谐音,含有两层寓意,一是商业学校,二是商校校园里盛开的这朵文学“桑叶”,让我们像蚕一样,抽吐着文学的丝线。

当年参与《桑叶》组稿、编辑、打印的主要有我和王德才、王家一、陈观、叶建刚等同学。这本创办于1979年10月的《桑叶》,设有小说、散文、诗歌、寓言等栏目。翻开《桑叶》第一页,还有我执笔写的序:

我们,一群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了交流创作,漫话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创办了这期《桑叶》。本刊刊登的这些作品主题,有对社会上“泥足巨人”施以冷嘲热讽的,也有通过曲折兴寄,劝喻人们的,更有直抒青年心迹的。这些作品所涉猎的体裁有寓意咏怀的古诗词、托物抒情的散文、形象生动的小说、短小犀利的杂文、精炼隽永的格言,不同体裁之间的作品交相辉映,各生异彩。

我在《桑叶》登载的是一篇短小

说《发生在丁字路口的一桩闲事》,通过第一人称“我”,记叙目睹马路边几个街道生产组青年兜售艺术石膏像,遭受路人误解和嘲讽的境遇,从而引发出种种思考。现在看来,是一篇稚嫩的习作。

《桑叶》情,文学梦。《桑叶》这本我们学生自编的油印文学刊物,不仅构成了当年商校中一道靓丽的校园文化风景线,更是40多年后,我和我的商校同学们人生记忆中的一本“青春凭证”。

从商校毕业后,文学梦依旧。1984年5月,我参加了一个名为“嚶鸣”的文学社,其成员来自上海民办业余艺术学校文学创作班学员和一些文学青年。文学社取名“嚶鸣”两字,是选自《诗经·小雅·伐木》中“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寓意以文会友,交流创作。1984年5月25日,嚶鸣文学社在静安书场正式成立,特邀民办艺术学校校长穆尼和《文学报》编辑庄稼担任文学社名誉社长,聘请著名诗人黎焕颐,作家王宇宇、刘崇善、沈寂做顾问。当年的《青年报》《文学报》《上海工人报》等都报道了成立消息。

为解决投稿难、发表难,文学社成员自掏腰包编印了《嚶鸣》文学社刊,作为发表习作的园地,供大家内部交流。同年9月8日,《嚶鸣》创刊号顺利刊印。这本社刊是打字员用老式打字机在蜡纸上逐字打成铅字后进行油印的,随后再装订成册。文学青年们捧着散发油墨清香的《嚶鸣》,看到手写的习作变成油印铅字后,个个欣喜若狂。在大家的努力下,《嚶鸣》共刊印了十多期。

如今,回望80年代种下的那簇文学之火,依然灼灼如炬,那年代的我们永远是“文学青年”。

人生智慧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方鸿儒文

笔者为人很传统!我的恋爱婚姻观是:恋爱——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完成人的自然与社会属性。

四十年前,我因为得罪了连队学校的校长,便从六连调到五连。人生就这么奇妙,一次意外“调动”,结下一段相伴一生的姻缘。

那时妻在食堂,我在学校。爱情其实就是彼此灵犀相通,情投意合,一席交谈便足以定终身。

我与妻都是上海知青,骨子里都好特立独行。于是在没和父母沟通的情况下,便匆忙决定回沪“闪婚”。1976年7月23日,我去团部开了结婚证。结婚证上的公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十五团政治处”。此时距我俩“敲定”朋友关系也仅三个月。

或许我们的“海誓山盟”还要经受一场天灾的考验。7月26日我们从连队出发,途经秦皇岛舅舅家,原打算玩上两三天。孰料7月28凌晨便遇上了“唐山大地震”。屋

外,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我俩和舅舅一家在塑料雨棚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翌日,我们只得先北上沈阳,再南下大连,取道海路回上海。到了大连,白天,我俩轮流排队购票。晚上,便在候船室过夜。待买到船票后,在大连又“流浪观光”了三天三夜!在经受了八级风浪的严峻考验后,我们总算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故乡上海,这一路一共走了十天。

半世纪风雨人生,我与妻喜结良缘。我视之为今世人生的最大福气,也是北大荒这片热土对我的特别垂爱。仅此而言,北国生涯十一年,青春岁月未虚掷也!

司马迁说:“爱情不追求平等,但它创造平等。”人皆曾爱过亦被爱过。爱人易,但两情相悦难;相爱一时易,但相守一生难。

与妻相伴已四十余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一日三餐饭,于看似平淡之味中调和出的“酸苦甘辛咸”,是我与妻才能品出的情感滋味。

人至古稀,独自静听一曲《最浪漫的事》:“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微



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充满温馨与诗意的旋律,让我触摸到了自己心灵深处最真挚的念想与情感寄托,让我感悟到“执子之手,白头偕老”是人生的真浪漫、大福气。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